

四部叢刊

結璣亭集（四）

經史問答

結璣亭讀集

295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鮚埼亭集
經史問答

四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二九二—二九五)

鮑琦亭集

清全祖望撰

經史問答 (四冊)

清全祖望撰

鮑琦亭詩集

清全祖望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浦江印刷廠印刷

鮪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一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爲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實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

敵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虢弭兵以後始得專會於申而其霸以成然以靈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

莊

楚莊非霸惟馬
驕嘗見及之

至吳則黃池主盟方遂其霸而國隨

以亡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然從之者寥寥詎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有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媿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如吳如越草竊苟簡不過爲霸之閭而已卽軼秦宋何足以嗣桓文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

晉之霸由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實止四世文公垂老而得國急於求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役見欺於秦此其所深恨也幸襄公眞肖子足以繼霸自靈以後而始衰成公以邲之敗幾失霸至景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先公風平公以後至昭頃則無譏矣故文也襄也景也悼也接齊桓而五晉之失霸齊景稍有志焉而弗能也是以霸於此而絕世之無識者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於予晉過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恃強而好勝莫如靈其時南北旣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

知天下之望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春秋四國強弱論

鄭桓公當周之季已能卜齊晉秦楚四國之大其後卒如其言吾以四國形勢論之晉與秦最上楚次之齊爲下自夏以前皆都晉蓋其據太行負中山扼蒲津風氣最完固輔以代北之馬猗氏之鹽有不殆者三焉晉之初封疆宇尚隘其後漸廓直與雍豫相接姜戎又附之故天下莫強焉而由太原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故嘗足以凌秦然秦人據函谷負三巴扼渭曲稱爲陸海其險

不下於晉是二國者實天下之奧區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然而伊洛以南江漢環之亦天塹也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退則閉方城而守雖強國弗能驟加亦足豪矣而齊皆無之雖負泰山環濁河清濟據臨淄而不足以稱地險其以東秦稱之者妄也是以自桓公卒晉強則附晉楚強則附楚而見摧於晉者爲尤甚靡笄敗後再折於平陰三困於夷儀無不長驅得志齊之報晉者一特乘其纍盈之難不可爲武直至晉陽大亂齊始稍挺可以知其弱矣宋之盟晉楚共議釋齊秦齊終朝楚而秦不然甚矣齊之弱也晉楚相爭晉之大得志於楚

者城濮也鄢陵也楚之大得志於晉者邲也楚之敗以子玉子反晉之敗以先穀苟非然者莫能相尚然亦皆去其國而鬪若直入其境則未聞其能大勝者則險可知也齊則使人入其堂奧而凌之矣秦之強足以抗晉而過楚乃不得稱霸於中原則屈於晉也晉之霸也首得秦而伐鄭之役失之向非襄公之再勝則晉幾不霸然雖勝之而秦遂去而之楚晉霸之減色也未嘗不以秦故成公厲公之際累欲收秦而不得而楚雖得秦不過稱與國未嘗能致其朝享豈若齊之朝晉朝楚奉命不暇哉夫晉楚雖世霸而菁華亦稍竭矣故五霸之降

爲七雄而秦晚出莫能與爭是亦運會之迭爲消長也
晉不分或尚足以抗秦晉分而秦盛矣則秦之不成霸
也亦未必非福雖然此亦第以險論之耳齊於四國爲
稍弱而桓公之時南服楚西致秦葵邱之會晉亦聞風
而至何其雄也內政廢兵車衰至使晉人脅之欲令南
東其畝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

秦穆公論

甚矣夫讀秦誓者之疏也謂穆公是誓以其悔過之誠
故錄之充是心也霸而幾近於王嗟乎穆公而果悔乎
哉秦晉之隙始於伐鄭秦與晉其伐之而秦背晉而成

之其曲在秦然晉受大恩於秦而以此爲讐則曲在晉
秦旣成鄭而又襲之則曲在秦然秦自襲鄭而晉邀之
則曲在晉是固皆衰世之事不足深責而吾觀當日晉
甚巧而秦甚拙彭衙之役孟明欲雪隻輪不返之恥而
不意再敗至使晉人嗤爲拜賜悔過者如是乎旣而晉
人取汪以報之孟明不能禦復窮兵以逞至於焚舟悔
過者如是乎晉人以爲是必死之兵也何必與角角之
而勝無所加於前而相尋且不可已不勝或損吾軍於
是閉關不出聽其小有所得可以自蓋而秦人果封殺
尸而還不知者竟以爲晉之屈豈知晉者乎究之王官

之役秦何嘗大有加於晉不久而晉報之矣再敗而一勝已不爲武而況其不成勝也旣食其悔過之言又不足遂其雪恥之志吾竊爲笑之且夫孟明庸人耳其與陽處父相語甫離俘馘遽以拜賜爲詞何其淺也當其爲斯語而識者有以卜其彭衙之辱矣故吾以爲孟明歸秦之後百里奚蹇叔殆不久死而後得以窮兵不然是二人者必將復痛哭而諫之而不至如此之悖也抑或秦誓之文蓋卽出於二人代作之詞及二人者死而侈心又動亦未可知也左氏之見不及此盛稱秦君臣而以爲霸西戎之舉卽由於此多見其誣也然則聖人

之錄之尚書何也曰是非有取而錄之也聖人蓋歎誓
詰之衰有如秦人之托諸空言而卒不克踐者故存之
以爲世戒不見夫詩之錄闕宮耶僖公有何攘楚復許
之功而妄言之聖人之存之亦以示譏非取之也秦自
王官之後不復東征蓋亦力竭不能復出矣是舉也後
世有學之而亡者慕容垂是也更有謬悠之說以爲聖
人逆知秦之繼周而存其誓則是比於緯候之流其亦
不待吾言而後辨也夫

楚莊王論

慈溪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謂楚初令陳人無

動將有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
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君公孫寧儀行父
致君之弑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二人之罪尤重
今殺徵舒納二人討賊者如是乎善乎清江張氏之言
云二人必誘楚以利故楚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言
陳亡矣又曰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之夏辰陵之盟弑
已及年何以不討楚自背盟而行無道故陳亦背楚而
從晉黃氏之言可謂核矣愚初治春秋時蓋嘗見及此
顧未敢遽反先儒百口同聲之說不知黃氏已言之也
然黃氏於楚所以背盟之故尚未發焉春秋之世嗣君

得列於會則不討是雖衰世之法要亦霸主之例然也
寧儀之奔楚久矣而辰陵之盟帖然則未嘗聽其言蓋
楚但欲得陳而已無他心也使陳終服於楚則少西固
在所不討然而陳卽以是年朝於晉斯楚之所以怒也
於是假討賊之名以加陳可以使陳無動固絕非寧儀
之力也其後之復陳也亦不盡以納諫蓋是時陳侯固
在晉也倘晉挾陳侯以與楚爭則事亦尚未可知於是
假納諫之名以復陳而陳必不敢抗我而他之矣故謂
其討賊者固非卽謂其納諫者亦未盡也楚之與晉爭
者陳鄭宋耳辰陵之盟陳鄭俱在未幾俱入於晉故陳

平而加鄭矣鄭亦有賊耶鄭平而及宋之蕭矣宋亦有賊耶是固不待辨而明者聖經但書辰陵之盟於前則其後無不了然甚矣夫左氏之昧也又何況於諸家至於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至是楚始葬之雖黃氏亦云然則益昧矣靈公雖弑嗣國者固其子也謂其見脅於逆臣而不備禮如齊莊公之葬則固有之豈竟有棄而不葬者是特楚人假仗義之名爲之改葬而徧告於諸侯耳五霸之中惟楚最無可稱僅此入陳之役諸家許之而豈知其皆非聖人之意也

叔仲惠伯論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而踐危機故左氏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蓋以王法言之是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菟枯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能誓死不可謂非義叔仲惠伯更非荀息比也彼其所傳者爲世子先君卒旣已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此在未事之先文公未嘗有並嫡之失也宣公未聞有奪宗之嫌也彼其私事襄仲之醜文公不知何況惠伯則是惠伯之死足與烈日爭光而聖人不書焉何歟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妄詆爲匹夫之諒者或指爲暴虎馮河之勇者前則馬驢